#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四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五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成化己丑春寛與處士之子瓊同試禮部不偶將南歸半道而處士之訃至瓊痛哭不自勝即日易輕舸兼程而行既抵家哭盡哀遂圖所以葬其親者乃泣告寛曰瓊有大罪三少遠游鄉校不得朝夕居家以事吾親吾

罪一也游學又不能奮發早取科第以光顯吾親吾罪二也以科第故去數千里外親病不及嘗藥親沒不及臨棺吾罪三也負此三大罪吾何以名人子哉嗚呼往矣不可追矣雖然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亦罪也然欲其傳之遠非假文詞不可惟吾親之葬其縣其鄉其園既卜其地矣其年其月其日又卜其日矣其事行又有吾友王抑夫論撰而為狀矣子知我深者願畀一言以追我罪予悲其言不能以他辭拒也處士諱

其字其姓陳氏家長洲之陳湖世以善士稱於鄉處士之父某贅於邑大姓吾氏國初吾既遠徙而陳亦衰落處士極力田畝間以贍其家其妻錢氏躬紡織以助之兩稅既充至身之衣食有不暇顧葢其勤苦有如此者久之家乃裕所買田宅予人直寧厚里之無行者以處士仁而可欺也取其田欲更售之處士再予之直不校他售田者以處士直可欺也輙欲更售處士輙再予之既而里人亦感媿葢其醇懿有如此者遭歲惡富室貸民

粟取息倍他日處士曰此正吾行惠之秋也反籍是以自利乎卒少取之後人負其粟至八百餘斛歎曰此非其家之累不足耶不然寧肯負我哉皆為之折劵盡其長厚有如此者郡有納粟補官之例所司以處士名上處士不欲部使者固強之處士亦固辭之曰吾寧出粟不願官也其後郡邑俾董區賦處士辭之不獲則使其子珪代之蓋其高潔有如此者處士年既老母氏尚無恙依依其旁若孺子然每旦問安否莫必設酒肴於中

堂使子孫以次奉觴歡呼歌嘯以極其樂及親以天年終居喪盡禮不以老故廢蓋其孝敬有如此者嗚呼處士之善行此其大凡也是不可使人知耶是不可傳之遠耶予交於陳氏既久視珪瓊猶兄弟視處士叔父行也南歸之日將拜處士於堂上而乞言焉然不意不可見矣惜哉處士生於癸未十一月之哉生魄沒於己丑閏二月之旁死魄子男二長即珪次即瓊女三皆有歸孫男六曾孫男一女一銘曰

陳湖之濵有此德人其德伊何曰義曰仁仁不忮物義
不失身問其名居古可比倫漢有太丘魯有收門德人
巳矣流澤未止浩浩洋洋如湖之水經史満牀禾稼満
場遺厥子孫如韋如龐彼美仲氏登貢於鄉尚有禄仕
為家之光尚有龍章賁於幽堂

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壽藏銘 并序

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
作壽藏於其祖墓之側既成求寛為銘寛公之里人也

實知公宜銘銘曰

陳本嬀姓虞舜之孽蒲封於陳後為楚滅完也奔齊以國為氏歷秦漢唐閩人益起吳之有陳自洛而遷蕩析離居有德以延根柢完固枝葉華鮮迨至有明逾三百年曰鎰有戒偉然深中長憲內臺事我三宗出鎮西土入保東宮以亢其家自卑而崇厥五兄弟公也其季在洪武末壬午之歲四月七日誕生於第鑄以命名有成其字公生嶷然越自童穉一似其兄美鬚鉅鼻匪貌似

之行實擬之流澤淺深隱顯使之赫赫門牆驚動小夫公處其門視之如無豈無錦綺為衣為裳大布厚繒我服則光豈無肥甘為肴為酒盂蔬勺水我奉則厚不惟其身及其子孫以儉居侈以謙居尊昔在同氣求異其居公讓不取如遠而踈匪家為謀惟子之教僎也秀異置之鄉校遂登甲科監察一道分司南都不墨不虣究厥自來惟教之效帝曰汝僎予為汝報錫之封章爛然堂輿豸冠峩峩繡服煌煌南街北里逍遥徜徉匪誇鄉

人君賜惟彰以頡以頏以接其兄公年七十宛然壯夫獻酬百拜從者不扶達人大觀萬年須臾臨淵履氷幸全髮膚成必有壞惕焉預圖石湖之濵吳山之麓纍纍若堂鬱鬱拱木鑿竅於兹我所自卜從我先人歛我手足厥旣訖功旣堅旣實載其初終磨此山石公之先代有秉有譜有諱德卿是曰曽祖均錫孟玉曰祖曰父以子孫貴誥贈三老贈之何如都憲宫保母高繼翁贈皆夫人公娶顧氏封孺人焉生三男子曰俊儀僎僎終僉

憲卒與俊先女子惟一周紀是姻孫淮漢潮浙汴沆涇
維漢暨汴將有科名有三女孫其一未行男一女四是
維孫曾陳德未𡻕後當繩繩論撰執筆著之兹銘
封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林為閩著姓考其初多遷自固始公之先則始遷者曰
唐左朝奉大夫穆數傳至禹臣宋中神童科長子津為
尚幹官而家益大津三傳曰天錫天錫生必方必方生
昌茂世有隱德昌茂娶宋氏生子四人其季公也公諱

樵字汝談以字行別號梅竹翁為人孝其父母而友愛其諸兄甚至居鄉里閭惇尚禮義至老不倦人皆能道之葢謂其孝曰公侍母疾必躬奉湯藥不以委人夜必獨處而嘿禱於神以祈佑母沒事父益謹他日父疾更作適鄰郡盜起人爭為避匿計公獨抱持其父無使驚動及父沒日惟守喪次不以事變中少違於禮謂其友愛曰兄有患勞瘵疾者俗忌傳染或謂公宜遠之則侍奉益親兄竟沒於其手其奉先忌日必祭月朔必薦以

至出告反面一遵古禮而行雅好客所以款接而餽遺者禮意甚洽嘗築别墅以與客游置琴弈樽俎其中相與歡然也家故饒裕至鄰里有急難輒周卹之無所悋嘗曰吾父歲散榖三百石行之七年而沒令吾以食口衆費去所散榖安得如吾父之數終身行之乎益謂其尚禮義又如此公有子尤善訓誨幼即諭以先世事使知立家之難稍長延良師於塾教之而時親校其所業不少縱也後二子琥瑴相繼擢進士第列官於朝人為

公榮之於是公用璧貴初封工部主事加封今官歲丙午年巳七十餘二子並以公事過家捧觴稱壽人益為公榮而公亦自以為樂也巳而公戒其子曰吾幸康强汝輩宜勿以私情顧戀及皆還京師而公以明年正月五日卒矣享年七十有三二子既聞訃予往弔之則悲慟不勝且以墓銘跽而固請明日乃奉其友周户部公載之狀來公為人予昔聞之故翰林編修李士英蓋士英嘗教其家塾知之為深予既信其狀之不誣而璧又與予為同年相好其

何忍違之公娶葉氏封宜人子男四曰壁今為吏部郎中曰璧工部員外郎曰址曰坙鄉貢進士女二長適黄剛次適府學生陳鏗孫男四曰鑛曰鈛曰鑰曰錮女二以戊申某月某日葬於閩某山之原銘曰
閩越有民居海壖漢世徙實江淮間異時或從固始遷爰自五季歴宋元其間林族久更蕃仕版不絶世屢傳賢哉若人處邱園善誨厥子嗣厥先甲科繼登兩曹聯推恩錫封屬髙年五福嚮用亦已全振振後來者益蕃

世濟其美美且專鄉人論德無間言後欲考之石斯鐫
閟山歸全在高原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涇陽趙公就其子太守蘭之養居兖州者數年他日有歸志其子不忍與别公諭所以涖官者曰汝第行此以終惠斯民過養吾多矣蘭泣而志之公歸既抵家闢園林日與賓友為樂又踰年以病卒實弘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五後二十三日

太守聞訃哀慟不自勝即日解印奔喪使人走京師乞墓銘於予而濟寧學正盧君其邑人也為之狀趙世家涇陽公之曾祖均王祖仲良父秉才皆有隱德秉才娶王氏生子四人曰肅寛謚整後用謚貴贈至奉訓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而王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整即公也其字子齋以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生數歲喪兵部公既長奉王宜人孝而事諸兄更恭兄謚初游邑庠頗以家業為慮公挺然請身任其勞有所得輒

資給之謚遂得顓意問學竟首冠鄉舉繼登進士第仕至江西左參政有聲於時嘗曰吾所以有今日者吾弟之力居多其何忍負之當之官南京乃攜其子去躬督教之不倦其子竟亦登進士第以仕即太守蘭也蘭以初官刑部亦獲封公人以為公友恭之效云公為人介而有容恭而有禮樂善好施恩意藹然一族人少孤貧無依特加撫養及長仍為備禮以娶鄰人遭歲歉將鬻田諭以不可而助遣之就食於外後歸復助之耕其人

竟保産業餘凡以婚喪缺乏來告往往斥所有以助畧無責報意公既好義人益信服有争訟者多往決於門得一言即止而尤見禮於邑大夫比歲行鄉飲必延致為大賔更數及門存問公雖貴自持益謙謹人以是賢之初公年五十嘗病昏不知人事者數日俄醒而言曰吾病其愈矣諸子驚喜問故曰適見一老人謂我平生力善未宜死俾隨行約數步指以歸路遂醒人皆異之已而病果愈葢至是又二十五年始卒公娶陳氏有賢

行封安人子男三人長萱不仕次即蘭次芝吏部聽選官女一人適邑庠生孫璟孫男八人曰細蚕卒曰縡曰絅曰緯餘尚幼女十一人曾孫女一人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於邑安吉鄉東原先塋之次寻與太守以同年相好知其有賢父亦久序而銘之豈獨為孝子之慰而已銘曰

涇水洋洋屬於渭汭溉彼田疇其利不可計嗟嗟德人與水而逝其澤則存尚被乎後裔松柏在原爰識幽窆

封而崇之永矣百世

莫君善慶墓誌銘

君諱慶字善慶别號南溪常之無錫人也無錫在江南為上邑㝡稱富饒而君雅有特操凡衣服飲食所以奉其身者未嘗因時俗好尚為少變也家有僮奴數人各授以事門庭終日寂無人聲常暮扃門不再啟俄夜有扣而呼者甚亟君曰吾家固無事也豈有赴吾乞藥者乎葢君嘗得竒方每以濟暴疾者問之果然平生於佛

老巫覡之繆妄一切屏絶讀史至奸佞事輙忿然作色謂子弟曰是宜為戒然為人雖嚴厲若不可犯至所合者更欵洽兵部郎中秦公脩敬以齒德髙一鄉不妄交際每過君必留坐竟日而返家有重屋數楹雅潔可居更即溪上開别墅與同里有隠德者四五輩往游其間賦詩飲酒蕭然林泉之風庸俗人莫得而預也惟其中少容卒為人所不樂而君亦卒不少變是眞有特操者矣君有子驥與兄子驄愛而教之必等二子用其教竟

成而驄遂登甲科為名進士時君已沒驄數慼泣曰吾何以報吾叔父也會以例暫還其鄉因得葬君乃來乞銘意懇懇不休曰吾兄弟欲藉此以自慰耳予感其孝卒諾之君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日卒於成化癸卯五月十九日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青山之原娶龔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曰駿早卒次即驄女一人適龔復莫之先為汴人從宋南渡遂家無錫君之曾大父曰能與大父曰順昌父曰文慼皆有隱德至君雖益

好隱然能教驄仕自是莫之顯實君啟之銘曰

流俗靡靡未見其涘孰爲障之有隱君子介而不近乎名清而莫涴乎己考其平生是亦賢已其亡者身其歸於是

明故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天子恭上母后徽號推恩臣庶凡京官七品以上父母存而未及封者悉與封之於是閩縣李公中美用其子江西道監察御史熖之貴封如其官鄉邦榮之葢公至是年已高明年改元弘治正月十

日遂以疾終壽八十二越三月訃至御史君方按行畿內即入朝納上璽書將歸守制以葬其父宜有銘乃奉其鄉林廣州之狀來請廣州於李有姻友之好固知公之為人而予與君為同年昔者君為秀水錢塘二縣其地皆與吾蘇密邇則知其為政廉平清謹使民愛慕及君居內臺益得憲體予竊敬之乃今知君之所以賢繄有公之教也公諱得嘉字仲美别號安素世居懷安之焦溪大父琚始遷福城其地曰興賢者居焉琚生遂明

娶孫氏生公甫成童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奉毋毋安其養而規畫家政悉有條理更能持勤儉遂裕其家毋心益樂性坦直和易待人無良賤皆盡禮意尤樂施予每斥其子所分禄以濟貧乏自奉雖薄不計也郡嘗大疫里俗惑於巫公家亦多病者日惟飲藥而已平居喜讀史見古人賢否得失可為法戒者輒書置座隅以自儆其教諸子必業儒數延良師於家塾而躬率之學諸子或少懈必督責之後多有成云娶陳氏贈孺人先十

年卒子男四人烜鄉貢進士未仕而卒娶陳氏以守節旌表次炤亦早世娶林氏次即熾娶藍氏次炫縣學生娶謝氏女二人適朱灼黄世孚孫男六人賔實寬褱宥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於邑長興山之原銘曰

惟德之崇惟吉之逢遺其子孫復還其躬貴而考終尚閟兹幽宮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吳江王氏故邑之梅里大家也其先有諱壽之者當元

末自度兵亂當蹂踐其地避之邑中竟全其家是為公之高祖也曾祖良輔祖彦澂父守仁世有隱德守仁娶吳氏生公諱宗吉字天祐甫三歲父母相繼下世頼庶母浦氏撫育以長又里有吳善者與守仁故厚更力教公視如已子而公亦奮志以學業自課家有遺書日取而讀之務求通其義至忘寢食里父老見其謹厚而勤可以為師也争延致家塾公年雖少偃然據函席教法嚴厲一時以老宿目之既而歎曰學固為士也然吾家

故業農舍之不可則買田使僮奴耕以養生乂之困有餘粟貧者稱貸不肯過取其息於是貸者益多或負其粟不償他日貸之如故人謂其長者成化乙酉歲飢悉取逋劵焚之辛丑飢甚更出粟六百斛助縣官賑施以例授承事郎非其志也他所為義事如寒者予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平生不可勝計至於造梁以濟涉者七鑿井以救暍者四亦其事也公貌脩長而詞氣溫恭雖私居無戲言乂坐無惰容接之儼然德人也處衆誠而

恕慮事遠而周厚人而約已孝先而慈下喜誦漢人為善最樂語題所居堂曰樂善因以為號其教諸子有法命伯季理家政仲叔習舉業各當其材其仲竟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有聲憲臺比歲公從受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吳江自昔有臞菴王氏以隱蹟遺邑中公即所居東開圃種橘千株竹萬竿築亭館其間又創月湖蓮陂於松江太湖之上為別墅數與賓友往游賦詩飲酒樂而忘歸人以為思致不減雪灘也其年七十有三以弘

治十年十月四日卒娶于氏先卒繼娶沈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四伯曰賢承事郎娶龎氏仲曰哲即御史君娶申氏亦封孺人叔曰明國子生娶賀氏李曰敏娶申氏女三長適郁縉次適徐質俱縣學生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思縣學生曰懋曰京曰東曰惠女七曾孫男一曰檜公嘗擇葬地得於吳縣王山之陽為山水勝處心甚樂之遂依古制預治棺斂之具至是卒諸子卜卒之又明年三月一日安厝哲既聞訃以廵按廣東還例造闕

下復命已乃謁予泣拜奉事行之狀以墓銘請予與公
同鄉嘗再接公信乎所謂德人者乃按狀書以序之而
又得公平生訓戒子孫之語曰處世勿急急於謀利薄
田數頃足以具饘粥與其過取以賈怨致禍孰若省費
以安己濟人又曰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吾老矣平生經
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者慎勿患得失而喪名節也
謂哲與明曰汝輩他日倘遇時致用慎勿以刑立威以
偏斷事以利喪守以死易節盍理訟以虛心仁恕求之

尚不得民之情況任情偏執以肆殘刻乎且盜賊以貧窮傷人刼財自罹刑殺士君子食人之食反藉其勢殺人以利已天其祐乎吾雖不仕然見郡邑仕宦以輜重歸者不數年遭不肖子孫蕩廢無遺以清白歸者其子孫必賢葢天理也其言皆有補於世教因備書之以為王氏家訓云銘曰

作邑於吴太湖湯湯匯而支分於彼松江昔自梅里徙家在兹爰歷四世維公受之考公之初而亦不易克自

勤渠以長家世匪直長之古亦有言為善最樂公其有焉既有於躬亦埀于訓閨門秩秩見此後肖繡衣直指榮過里閭帝命襃封公承璽書有美園池游詠以樂我思古人臞菴載作樂不可久孰從我游我有眞宅山陽一丘德人雖亡風𦈢固在傳隱逸者庶乎可采

封奉議大夫户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公諱塤字元諧號直菴姓史氏世為溧陽人生五歳而孤既長卓然自奮與其弟篪同心治家務持勤儉家僅

立輙好施予當景泰間歲荐飢里人求貸悉發所有給之後或不能償遂已其厚德傳聞邑中然性伉直不畏强暴里有匿羣盜而分財者一日面攻之其人愧恨則使盜刺諸潛處盜知公不忍加害而去族人推其行惟其言是遵有違其教者與衆共責之不少恕念從兄驍騎千户源沒於王事從父以艮孝行及祖姑貞烈並祠之以勵其族族人感化率向於善鮮有犯法者其儀觀脩偉外嚴内夷接之可敬治家有法巨細整整至如諸

子秩秩也子學用其訓登進士第居官有賢名公蒙恩
受封初為承德郎户部主事進奉議大夫户部郎中享
年七十一其卒為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也配沈
氏纍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學户部郎中娶王氏封宜
人次孳娶倪氏次孚娶秦氏女一人適蔣德威先卒孫
男三人曰北生曰南生曰里生女二人卜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葬湖埭村先塋之次學持其友吳翰林克溫之
狀造予請銘惟史氏之先顯於西漢以恩澤封侯者數

世至光武興復崇以功始封溧陽崇沒廟食其地歷晉
唐以來仕宦不絶入國朝更多取甲科近歲則若學與
給事後是也葢自崇至今千五百年子孫環廟而居不
可勝數南土論族舊且大當以史氏為首其詳見傳記
譜牒的然可考此不復著姑敘公為人大畧以見其隱
於田里亦無忝其家世云爾銘曰
奕奕寢廟溧河之陽廟不廢祀子孫在旁詵詵衣冠莫
非孫子嗟奉議公克振而起隱節旣善義方亦多視其

後人再取甲科生也榮封沒也安厝百世其承鬱鬱其墓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吴府君墓誌銘

翰林編修吴君奉詔修大明會典精勤盡職書且成俄聞其父可晚府君病即日束書曰方寸亂矣安能卒事乃謀歸省疏將上而其父凶問至矣予往弔之君泣曰一鵬前日之請已不敢望顧復有所瀆未敢請耳葢君謀歸時來乞文記其父號所謂可晚者冀持歸以慰悦

其心幸其病之瘳也故云然後數日持其友楊給事起同狀來乞墓銘曰一鵬不得慰吾父於生前亦得慰於地下然此豈一鵬之意哉幸憐之予感其言又數日君將歸治葬促文甚亟曰葬具吾父自治已久顧無以致吾力者幸憐之予益感焉府君諱行字仲恒姓吳氏蘇之長洲人其先有隱德至其父宗遭外患而卒家業衰謝府君時尚幼奮志植家葢歷勤苦者三十年而家始振當衣食初足即好為義事遇貧困者周卹不計或有

所假貸傾囊與之有小官嘗負債客死吳中其子方為他所負者追索不已府君顧為之請免仍贈以道里費俾得還家其心之仁厚如此愛接賢士大夫有過門者延款恐後今工部侍郎海虞徐公至吳中輒主其家公擇交者府君之為人可知也素不較人侵侮一旦為里胥以私憾故竄名尺籍中謂此如隱忍將不為祖先之羞子孫之害乎白於官卒置其人於法有一奴橫或來告聞之盛怒即笞而斥之仍詣告者謝曰微君言幾為

吾纍其氣之剛厲又如此家居武丘塘上啇舟賈舍上下相比不使其子治生業日督之問學其子竟登進士第授國史官即一鵬也嘗因其子居京師乗輿北來覽覲衣冠文物之盛既而登西山飲玉泉樂之留一月而歸未幾蒙恩授封如子官感激於中數北望拜賜遺書其子俾圖報稱以無忘上恩甚懇懇也弘治庚申年七十有二十二月七日以疾卒卒前一月忽挐舟徧訪鄉邑諸親友次至工部徐公對酒談笑竟日盡歸而臥病

不起臨卒索酒飲飲訖沐浴更衣而坐長孫在旁顧曰
其語而父慎勿過哀第記吾宿昔之言可也其明達又
如此府君娶司氏再娶趙氏贈封並孺人子男一即一
鵬孫男三曰子忠子孝子文女一人以卒之明年某月
某日葬於吳縣天平山之陰銘曰
武丘之塘流水溶溶秀眉豐頰乃有此翁善不近名里
有直躬其人不亡在吾目中惟德之修惟吉之逢以振
其家以榮其封尚閟乎幽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五

封承德郎户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常之無錫有秦氏其先葢高郵人在宋有從蘇文忠公游以文章名世者曰觀子湛通判常州留武進不還其後曰瑞五再徙無錫季子叔譿生彦起彦起生物初物初生景薰景薰娶某氏而公為繼室楊氏出也諱霖字潤孚號畀牧子自其先祖以儒業教授鄉里愛公秀頴置諸生中教之既長學成邑中子弟爭願得公為師居家塾嚴教條甚得師道人敬之稱必曰畀牧先生授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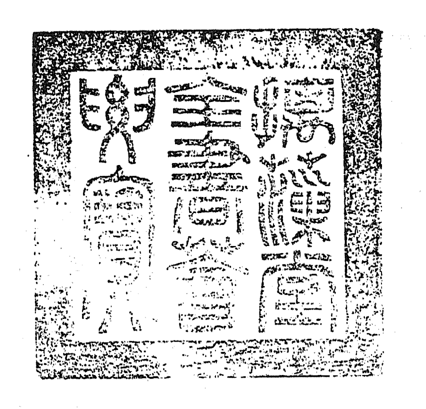
餘手一編終日不釋雙目為昏學既該洽尤精於史能歷記往事喜為歌詩有唐人風致為文尤長於啟劄往往為人所傳誦所著述多成卷帙至於作書有法又其餘事也平生自處靜默有能而不揚待人坦夷有犯而不計清修苦節至於終身若其友愛之情兄震早亡能撫其遺孤弟雷無子復召與同處皆非人所能及者公中歲始得子曰金謂家世以儒業相承無顯者令習場屋文圖出仕金竟登進士第及為户部屬每貽書戒以居

官之法所以成其子之賢名者又得父道也以金三載考最蒙恩封承徳郎户部主事制詞有林泉高蹈郡邑遺才經學淑人化行鄉里之褒人以為無愧葢受封者數年康强無恙與里中名士結碧山吟社賦詩飲酒為樂一日金乞歸省公見其子歡甚數月疾忽作而卒享年七十七娶余氏繼王氏贈安人亦先卒子男二長即金有文行纍官户部郎中娶鈕氏封安人次曰銘庶出娶張氏繼徐氏女一適楊能孫男二曰泮曰湜女三許

嫁王儼張文惠華天福公生於宣德二年七月五日卒
於弘治十六年正月九日以卒之年其月其日葬於歸
山新阡金居家遭喪既得躬治殮具乃以例上吏部給
符守制自為狀謁予曰葬有日敢以墓銘請蓋金嘗分
司臨清迎養其父予憶過其地見之公被服儒雅翛然
有隱君子之風可敬也況金之情懇可無以慰之乎銘
曰
士未必仕也學有以及乎人不獨成乎已也而況顯於

郎署賢哉有子足以行其志也有綸音以錫封有廩禄以供養望八十而考終當瞑焉於吉壤

家藏集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金　埴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家藏集卷六十六

明　吳寬　撰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故劉弘遠妻徐氏墓誌銘

婦人之於夫其猶臣子之於君乎君有不幸其臣能仗節不再仕是謂忠臣夫有不幸其婦能守義不再嫁是謂貞婦此萬世之論也然而臣則忠矣君有遺孤焉不能立而傳之如國何婦則貞矣夫有遺孤焉不能字而

教之如家何何也葢臣每患乎不忠忠而有益於人之
國忠之大者也婦每患乎不貞貞而有益於人之家貞
之大者也臣之忠者未暇論嘗得今之為婦者曰徐氏
是為吳處士季逺之女母曰李氏生徐氏嫁為里人劉
弘逺妻嫁未幾弘逺一疾遂卒當是時徐氏哭之欲死
曰夫吾託以身者今夫既死身安所託乎所親勸止之
時徐氏年裁二十四生子毓甫一月又適丁劉氏中衰
衆謂徐氏雖忍死終當再嫁以全生或問之徐氏指其

孤仰天誓曰吾所為不即死者以有此孤耳孤存與存孤亡與亡吾終不食言也君子謂徐氏於是乎從一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是之謂乎迨毓稍長徐氏竊念曰是子何以教之其農耶賈耶雖然農賈非所以為教也聞之醫可養生可以濟人盍教之學既曰學必有師因遣其子從御醫戚啟東游數年大通醫家言遂為吳中上醫君子謂徐氏之於子也擇可教而教之於是乎慈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徐氏

葢嫁而從夫者五年夫死而從子者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成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有男一人即毓有男孫三人曰懋曰節曰奉女孫一人適張鎰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合其夫之兆墓在吳城西三里鴈蕩村將葬毓以内弟職方主事起巖之狀請銘狀所載事行不一乎獨掇其大者書之銘曰

世道之降人鮮完德雖有公卿家爾忘國孱然婦人其質靡靡至性獨存良心不死以保其孤以植其家我不

内豖庶無媿其夫嗚呼徐氏死亦不朽求之古人孰與
為偶若衛共伯妻鄁孟軻母其殆庶而有之者乎

賢婦賀氏墓誌銘有序

吳有賀美之先生性度夷曠對客談笑甚樂他日過予
視其色獨慼然予曰公亦有憂耶對曰吾少娶王氏生
四男子其一女曰順貞為人賢明可愛今則病矣誠不
忍見其死以是憂之月餘美之復過予其色益慼曰吾
女且死適與家人訣别其賢明益可信吾慰以言父無

以為汝力者汝死而葬當求吳翰林作墓銘以纍汝平生耳吾女頷之既而其女死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也於是卜葬地得吳縣薦福山之東麓將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而芙之果來索銘且自為之狀曰賀故蜀人也元末兵亂始遷吳中先大父評事府君初居江陰留居之至先人復菴府君復歸於吳適死徙之餘而吾更多病貧無以為家僦屋以居授徒以食以苟旦暮而已當是時吾女日處一室内無姆師之訓外無親戚

往來相開導然其於女紅為之皆極精巧至如書史亦曉大義此固吾妻所不能教而吾所不暇教也及年十八歸長洲沈堂字拱南者其舅汝禎為故御醫以潛先生之孫姑陳氏則翰林檢討怡菴先生之孫也吾女自歸沈氏所以正救其夫承順其舅姑者皆以道夫倚之卒不失為儒醫家子孫舅姑乃喜蓋久而知其解事也舉門以内事悉畀之治治輙有條理家頼以振舅姑益喜其族人亦曰此吾家賢婦也為婦近二十年凡生二

男曰顔曰頎一女曰德静顔稍長教之甚嚴其家當通衢未嘗使入廛中習賈人生業業必儒者每蚤夜程督之不少縱當病革諭之曰吾即死汝必北學於而舅氏舅氏者吾兒解元恩也時方卒業冑監故遣從之學言已遂出衣裝付之辭色甚厲畧不為可憐狀且謂舅姑與吾夫婦曰我死慎勿悲悼恐為老年累又勸吾為其夫擇配以相家少焉而逝無一言亂者此固所謂其賢明益可信者也惟昔有意於子幸卒銘之以無遺生死者

之恨予乂善賀氏父兄知其女與弟之賢也有素然其賢皆見於平時者孰知其臨絶識見如此足以為銘矣

銘曰

將死之言常人乃善既病之命古人或亂善也人窮亂也神散纊息未定賢否斯判有如賀氏不以此移於其死時其生可知閨闈相弔痛失女師庶幾不死假此銘詩

故張廷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真字真澄其先台之臨海人宋慈湖先生仲簡之後髙祖仲禮元江浙儒學提舉曾祖子銘始來占籍蘇之常熟冒姓倪氏祖師顔復氏楊父彦立娶繆氏富而好施于豪一縣中生女溫淑明慧奇愛之不忍嫁財虜得廷端為贅婿廷端初補邑庠生數試於鄉不利壯游京師久之楊氏去從之逆旅廷端美姿容多才藝性尤喜飲酒酒中寫竹石最得夏玉峯筆法一時若孫太傅袁錦衣貴冠中朝爭遣僕馬迎致之盤礴揮灑酣歌淋

漓往往入夜醉歸或詬之子終日游貴戚間亦一顧念家乎則對曰吾幸有妻或時廷端家居不出士大夫輙相過從門外日止馬數騎廷端好客不問有無輙呼酒出飲楊氏居中治具精潔能適其意廷端性旣曠達稟中不肯留一錢諸公貴人相與謀曰張君久客猶故吾也妻子不無觖望幸今有補官例盍歛歲所以潤筆者榮其晚節乎廷端亦不拒然不知楊氏實亦無怨也其後子懲給事禮曹得鑄印局副使夫婦就養南都居一

載而卒楊氏悲思之未幾亦卒成化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也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葬邑之積善鄉郁澤里合廷端兆子男三曰憲懲心女四蘭贅鄧雷蕙適鄉貢進士王銳金適鄒鶴玉適王棠孫男四曰循環健登女四銘曰

從其困安而無悶惟婦德之順就養於彼歸藏於此是謂有子

周氏墓誌銘

寛之表姊閭邱氏適同里周尚正甫尚正吳之名醫也生子庚脩潔儒雅能世其業然不欲以醫名益覽典籍以廣問學有文名吳下其配陳氏性明淑内行可則以知書解事不類常婦人稱周氏配生一女而病病凡十年以成化丙申六月三日卒年止三十初庚以醫被召給事御府數過予憂父母老無兄弟以養語必及其妻曰陳氏賢而病則痼矣其必無相見日庚甚恨之至是竟卒將以明年九月十八日葬於吳縣至德鄉沙涇村

祖墓之次子適家居尚正來告曰吾家失此孝婦視左右藐焉一女孫氏耳吾夫婦悲之吾子之悲可知已幸為銘其葬以慰吾三人者予曰唯唯陳氏諱淑莊長洲著姓父曰宗祥母曰徐氏庚初名京更今名其字未定也銘曰

葬而有銘已非古婦人特銘失之愈事不害義有所祖獵較雖小乃從魯紛紛反唇肆譏侮有賢如陳亦堪數匆云短章纔數語彼婦之銘吾不與

顧恭人鄒氏墓記

顧恭人鄒氏為故進士贈監察御史巽之婦今致仕贑州知府睢之妻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餘慶之母也都水奉勅廵理漕渠恭人實從之養以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於長洲縣梅林鄉之先塋而都水來京例受命居憂乃奉徐武庫仲山之狀泣拜以墓文請寛少居鄉里則聞恭人之賢及與都水同游太學同登甲科又同

官於朝恭人皆從其子獲數拜之久而益知其賢可信
表於其墓亦宜恭人之先為毘陵名家元末避兵蘇州
遂為長洲人父曰公敏娶金氏生監察御史亮辰州知
府順與恭人亮以文學知名於時恭人自幼得聞書史
大義其孝敬友愛則天性然既歸於顧適贛州初登進
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授行人家業蕭然猶故儒生也當
是時恭人惡衣非食能安其貧至親操井臼以供食飲
每旦公入朝輙先起理盥櫛具餧之以為常公數奉使

於外獨抱其子以居一室悄悄他日公歸見少女侍問之曰吾嘗請於公欲置妾以冀多子此其人也後公為御史出廵山東摘奸擊貪聲聞烈烈恭人恐為怨家中傷終日鑰門不通人蹟而公卒保無事人莫不賢智之恭人素不妬與其妾處服用必與已等而待其子女皆若已出方公出廵時莆田有林魯祥者以太學生教授京師恭人察知其學行遣其子從之游他日魯祥之妻自閩中來得惡疾客居無為治湯藥者恭人乃延入其

家朝夕躬事之甚至及疾危更為治棺歛遂卒於其室一時魯祥之友如林柯兩學士聞之稱歎皆欲為文傳其事恭人平生勤儉既老猶治家旦暮於家人必先起而後寢雖貴且富未嘗忘其初葢澹薄布素以終其身其待親戚有禮馭奴僕有恩尤謹於教子往往隨事規正之嘗語之曰吾所以恒從汝於外者豈特資奉養而已誠不欲汝陷於過也其子居官竟舉其職而其妻劉氏本出儒宦家亦化其德稱賢於宗族間云恭人初從

贛州公封孺人以子嘗任主事進今封則復從公秩也
子即餘慶女一適鄉貢進士杜啟其一子曰餘祥女二
長適劉奉次許適劉嘉績皆妾段氏出孫女五長適錢
同文次許適錢富春餘皆幼蓋今世稱女婦之能者不
過烹調縫紉之間而已至其忌疾殘忍之行則反以其
能蓋之畧而不問有如恭人其果有是乎況世俗所謂
能者恭人有不能之乎雖然能之不足為恭人稱者故
特取其一二事之可重者書之蓋予述女婦亦多未有

如恭人之知者也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陳母王安人為太原左衛百户璠江西道監察御史璧之母也安人以璠貴受封以成化二十年八月二日無疾而終璧聞訃號哭痛恨不得一日迎養其母於官也以予同年相好乃自為狀請予銘墓欲以自慰者安人諱善字淑懿世為髙平人號稱著姓父曰龍門衛指揮同知貴母曰淑人閻氏年及笄嫁為故昭信校尉敬之

婦初入門已得婦道歲時祀先禮賔凡內外事於昭信
意皆能順適姑李氏孀居久性甚嚴重家人莫敢犯者
安人佐昭信事之彌謹姑年踰九十未嘗一日不得其
歡心其為婦如此至其柔順謹厚平生人不聞其叱咤
聲而於諸女婦尤重長舌嗜酒之戒曰有違吾訓者非
吾女吾婦也其教子孫必於儒業故璠雖以兵事得官
尤謹而好文璧竟登進士第為賢縣令才御史而諸孫
取科第者相繼不絕其為母又如此安人卒後昭信六

年年八十二壽考顯榮享有諸福人不以為過也子男二人即璠璧女二人適羅通王宣孫男五人漢澍皆鄉貢進士靜百户法況皆幼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五日墓在陽曲縣辛村合昭信兆銘曰

文與武於其門壽與貴於其身致以內行由乎人有欲知者攷於斯文

故國子生諸景通妻張氏墓誌銘并序

張氏諱妙徽蘇之吳縣人故僉河南按察司事存誠之

女翰林編修叔義婦而國子生景通之妻也初僉事公之任南京國子助教道遇冦掠其舟中露刄擬之張氏方八歲即以身蔽父冦不忍加害因獲免當是時叔義以編修掌監丞事與存誠同官且同鄉相好也得聞張氏孝行遂使其子景通聘之既娶景通以力學致疾不起張氏時年僅二十有四耳生一子祥甫四歲即自誓不嫁曰吾當如祝夫人祝夫人者編修之母而張氏之祖姑也嘗蚤寡守節朝廷旌其門吳人稱諸節婦家後

張氏卒酬其言完然一節幾四十年克稱其家婦云其生永樂十七年二月八日卒以成化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年五十八子男即祥以郡學弟子應歲貢入國學孫男二人女二人祥將以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其母於長洲縣武丘鄉既請貢士施君煥伯為事狀乃奉以求予為銘曰祥所以克長立不墜儒業者實維吾母之力顧吾母持身無愧於祝夫人祥則無似曾不足以致有司表著於世罪甚大也葬宜有銘使不更圖之其何

以名人子敢固有請予與祥同游學宫知其母之賢也久況叙節義為世道勸史氏責也乃敬諾而銘之銘曰維婦事夫必敬必戒能持此言於其夫生存者有之及其死之後鮮有不懈者嗚呼靡然世俗今見其人屬纊之餘凛凛此身歸于其室往送之門

曠孺人墓誌銘

成化八年寛與安福劉震道亨莆田李仁傑士英同舉進士及第一時賀客之集門者甚夥而寛之中獨慼然

不樂者悲吾母之下世而禄不逮養耳盖寛之無母士英之無父其悲同獨劉君之父母具在固可賀也既越月君之父以書來曰汝母不幸以去歲病死矣且曰汝母之葬有日葬而法不得特銘然其生而為婦為妻者雖可銘亦可畧也凡汝之所以成立者汝母之功居多不銘恐無以慰汝之心汝其圖之君執書噭然哭失聲曰夢耶非真耶何宛然吾父之手蹟耶他日乃以其事來告曰震生未齔之二年家君遣從學於季父德音去

家二十里而遠逆吾母每送之門怡然如平時既去輒涕泣終日曰吾見其方孺恐以我之愛而思歸耳後十年震補邑庠生又十二年而領鄉薦入而教誨之出而資給之吾母之心何如其勞也葢又十年始獲登第授翰林編修之職而吾母已不及見矣吾之心何如其悲也則又噭然哭失聲既乃告以其父之命曰震於子幸有同年好銘非子孰宜為者寛苦辭不獲則敬問其母之歲曰六十有一其氏曰曠其里居曰邑之滄洲其父母

曰如轍曰王其子曰男長即震次善女四適某某其孫曰男三喬楚軒女一其卒之日曰辛卯歲十二月某甲子其葬之日曰卒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其葬之地曰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是惟曠孺人之墓壤之樹之尚有恩光自天而來以慰其子之悲

##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銘 并序

無錫華守方將葬其妻顧孺人請予銘墓上之石為之

銘曰

維顧得氏遠有世序昆吾支流為厥初祖商周而秦而漢而晉有榮元公望於吳郡吳郡之顧咸祖於榮更千百年乃雲乃仍趙宋之世有號百七為時郎官將仕其秩始受錫山卜居云吉將仕四傳是曰重九登一繼之植德致富庇乎其鄉啟乎其後以至仲實以至廷秀其在孺人曰祖曰考廷秀娶魏實生孺人翼翼其孝婉婉其仁維孝維仁聞於宗婣生十六年于華來嬪華之先

寶南齊孝子後琁仕元功德都事棲碧貞固樂勤處士學有詩書耕有耒耜以揚其芬以濟其美爰有山桂克大克裕是生守方而娶於顧守方甚脩以義自負雖父之教亦婦之助義之未行則克先之義之巳行則克全之時祭月宴歲衣日食門以内事於我乎職祭豐宴盛衣完食精舅姑不勞娣姒無争良人三妹將適他氏豈無資裝我篋我葡亦有諸兒嶄然庭戺鄉賦出司家事入理我提我攜為賢子弟我積雖厚服用則涼節縮口

體救彼病亡我力雖餘紡績不置勤動手足率彼媵婢家人化之延及比鄰不婦不母媿畏孺人孺人慈惠出於幼成有盜事覺而欲自經密代償物盜死獲生即此類推賢益可稱孺人生年六十有七壬辰臘月十一日卒子男三人為孺人出長炯補官次燧與焌二郎一錢三女是匹孫男維八女六在室有三曾孫女二男一卒之明年肇卜玄堂山曰西壽鄉曰延祥季秋壬子葬日惟良先是守方哀妻無時謂其人賢我則知之我後子

孫孰克而知知而不傳我責安辭維山有石可伐可移不朽之託曰有文詞乃述事行而以狀來太史考据作此銘詩

黄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武弁之士承藉前人餘烈得世其官久而益逸遂成驕惰之習其賢者有志於用矣然知四方平治武備可弛則欲以文藝自奮於稠人中往往儒衣冠游鄉校出而取科第者屢有其人若吳門黄氏兄弟初皆從師問學

其伯仲既以次世官而卒以科第顯者其季暐也方暐之顯有司如制以表其門里之人相與指異之曰其季之所以成名者嗟乃母太宜人之賢也葢暐之父正統間以蘇州衛鎮撫贊畫軍政顧為其子之逸之慮也求師教之得賀宗振先生宗振故吳儒適以嫌名誣入尺籍公延致之身率其子事之於塾當是時太宜人處閫內惟恐其師之不安也語公曰賀先生羅患而來家得無空乏乎輙斥所有使人敬遺之冀得專意以教其子

及公不幸沒於京師門户蕭索其後歲更大祲食益不給則率諸婢業鍼黹以贍衆口至所以禮其師者尚不闕暐時幼每曰吾不從死者於地下以此子稚耳其必教之以無忘先志乃日夜督責之尤亟稍長則遣入吳學習舉子業暐亦感激竟以有成云太宜人諱安字妙安張氏故武德將軍蘇州衛左所正千户開源之女也張氏之先在元以漢人隸遼陽省居守將納哈出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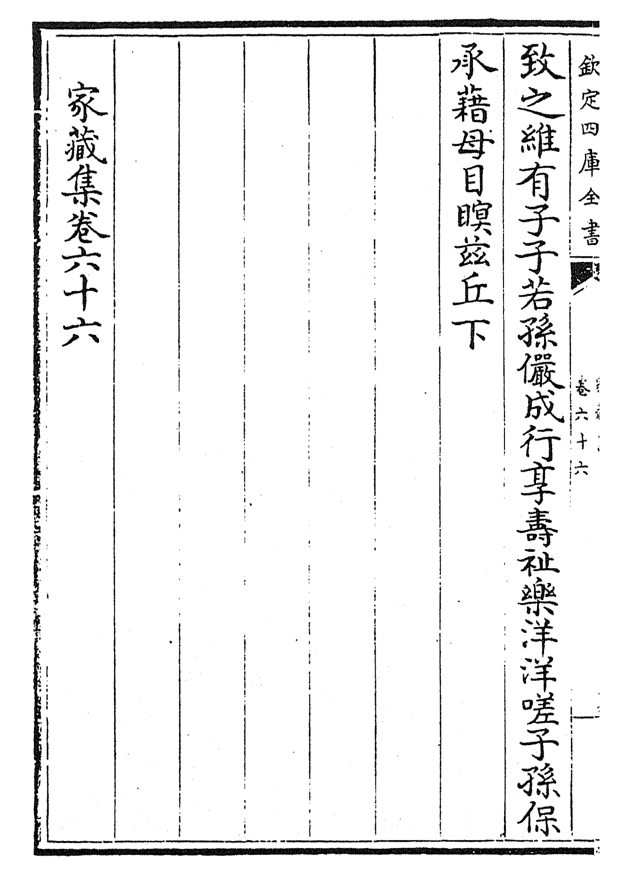
國初歸附從戰有功授官傳至開源娶解氏以永樂五

年生太宜人年十七歸於黄初入門資裝甚盛然無驕盈之色而自奉愈儉約姑陳氏喜曰吾婦能以有餘處不足其賢過人矣陳氏治家嚴嘗冬夜侍左右不敢去諸婢度更深寒甚潛從其後熾炭炙之其嚴如此而太宜人所以事者益謹鎮撫公初任百户坐事將赴逮京師太宜人憂焉歸而謀於父用其計以捕得黠盜數輩免罪俄遇赦更録前功陞副千户已而以才諝薦改鎮撫及長子曜例襲父初職復調浙江之盤石衛會閩冦

起朝廷遣大將討之師次吳中太宜人謂曜曰此非汝取功名之秋乎曜即毅然扣軍門請行寇平以功陞千户尋得復衛皆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初以鎮撫封宜人晚以曜進今封以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三人長即曜次明次即暐曜壯即謝事讓其官於明暐以成化十八年中應天府鄉試舉進士不偶入太學有聲女三人長適鎮海衛千户耿昇先卒次適廣州衛副千户阮寶柱次適廣州衛副千户阮瑾

亦卒孫男六人曰守早卒曰田曰界曰異曰果曰桂孫女四人長適蘇州衛指揮使張欽次適鄒魯次許皇甫錄次尚幼將以卒之年九月某日葬於吳縣梅灣萬池鄉合鎮撫公兆晫以予有舊好走書京師并自述其母平生來請予銘予因重其能自奮於文藝者且感其母之賢也為叙而銘之銘曰

黄世官居吳門殆百年武且文緊母德儉而勤以其餘為子孫歲不易家多艱克自守存孤單終振起表宅里孰







致之維有子子若孫儼成行享壽祉樂洋洋嗟子孫保承藉母目瞑兹丘下

家藏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七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一十一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吾姊嫁為周諤之妻者吾仲姊也年十九而嫁嫁十三年而卒年止三十有二姓吳氏諱妙善世居長洲父某母張氏吾姊生十歲時從女師授書習女事已不煩勤誨稍長親鍼黹刀尺經手即可觀性簡約靜頴處一室

未嘗輕越户限平居非荅述或終日無一語他或譁笑已獨端然若弗聞者故家人皆嚴重之雖父母舅姑遇之亦異他女婦雅不喜靡麗資於身者常不足而推諸人者亦必以道也其處上下内外屬皆能順適其意而尼媪之類則不欲與之接葢其為人如此其既得疾也家君往問焉荅曰幸少差他日復問其荅如初及疾甚或曰前言者其紿父邪曰老人不堪憂死命也何必累老人哉由是吾姊之卒家君痛惜之而不自知其哭之

慟也其生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爲天順壬午三月某日卜地於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乃以明年癸未八月十六日葬焉生子一人曰遂甫六歲女三人曰素廉許嫁朱存敬曰素雲五歲曰素静生始五月今吾弟宣抱養於家吾姊之疾歲當大比嘗語寬曰吾得起而見汝應試乎孰謂其竟卒而不能如其言乎嗚呼其可哀也夫其可哀也夫銘曰

行之完也女婦之良命之虧也閨壼之傷報弗稱施孰

是主張吁嗟乎彼蒼

周母蔣氏墓誌銘

周氏居江陰顧山之下其以山配氏稱江南久矣葢自伯源甫以力田造家生子宗苑至孫孟敬家益大田益廣名稱益盛蔣氏則其配也孟敬為人襟抱濶達嘗一日出粟六千石助縣官賑飢事上朝廷特賜璽書褒之而旌其門曰孝義孟敬曰凡吾粟之出先大父遺我後人者也顧此恩寵我何敢居扵是伯源甫下世矣遂復得

旌其墓曰義民仍取旌門者題其堂以侈上賜且以自勸故廬陵楊文貞公為之記其畧曰國朝旌廉人墓自孟敬始葢紀實也時人以為榮然當孟敬出粟粟多至弗勝載雖他人視之亦有恪惜意蔣氏居中方從臾之不少沮一言故卒就孟敬美事用是蔣氏之名亦為鄉黨知葢孟敬至此名稱愈益㡳矣貴而矜名者率嫉不與通邑人因得疵而訟之遂父子並繫詔獄事有無卒莫能辨竟死戍其家三人獨其季子以幼弱故幸不及

蔣氏日與孟敬側室俞抱持而啼一室孤寡相視纍然也當是時周氏不絶如帶天順改元恩赦下其仲始還自雲州戍蔣氏教之約用度謹交際復理田事迨季亦漸長則延良師教之使業進士冀再光門閭數年間卒植其孤復其家蔣氏力也然其二子亦孝知母之有隱憂也朝夕相與娛之歲時稱壽列長延集宗族於所謂孝義堂兄弟二人衣斑觴醴起舞於前蔣氏亦為之破顏一笑云其生以永樂甲申五月二十七日卒以成化

甲午九月十六日壽七十一子男三振先卒者拱承事郎掖邑庠生女四長適朱武亦先卒次適許池孫男三祥熊祥驥祥愳女二以丁酉歲正月某日葬於邑之香山北麓合其夫之兆掖奉其兄之命持海虞衛君之狀踵予門再拜請銘蔣氏諱賢字淑賢出無錫湖塘亦著姓父曰昂夫母曰郭氏銘曰

維婦從人而人匪從昔同其慼有替則同家難旣多遑恤我躬銜橛之驚幸途弗窮扶孤舉墜克昌其終白髮

種種門楣復崇問此何為維婦之功山穴窈然託體其中龜筮協吉子孫其逢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蘇郡儒學有賢師曰訓導胡君君有賢母曰劉氏年八十有九以成化十二年正月七日終於家訃至訓導君將去任卜其年其月其日葬其母於安成其鄉其山之原持從兄黄州推官性之狀從以諸生朱文輩謁予乞銘予既弔君且謂君不得久專教法造就學者更為諸生

弔既乃以禮辭銘不獲退則據其狀而書之劉氏世為安成櫟岡人父曰志亨年十七歸同縣胡時憲甫初入門已能持婦道甚習舅如庸翁性頗嚴峻難事事之偏適其意及姑歐陽氏沒奉後姑王氏旦夕曲意承順有人所難及者人以故稱之居數年胡不幸多故訟興疫作死亾相仍家之財物或有乘間盡匿之者當是時劉氏適筦内政一置不問方脫簪珥鬻衣服以佐日費卒之相其夫復産業如前日人以是愈益稱之及時憲既

亾痛哭如不欲生諸女有欲為佛事資㝠福者則不許曰吾知喪服葬祭之禮而已彼佛何為者其後仲子以明經中鄉舉得教職數遣人迎養輙辭不往曰吾為未亾人獨享禄養非心所安也此予所謂賢母也劉氏有男子二人曰常曰經女子七人一適姚氏六適劉氏孫男二人曰振華曰振儀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三人經即訓導君其為人廉介善教人有吾鄉陳永之先生録其事此予所謂賢師也然其賢孰非出於其母者是宜銘

銘曰

經傳攸存閨門稱首柔正維妻聖善維母婉婉孺人德則多有來嬪於胡年則甚後有酒有漿有箕有帚亦有詩書教詔在口奉我舅姑事我夫子成我諸兒我心庶矣室家和平產業完美歷變得常婦功乃爾九十其壽既樂且康報施則然匪氣獨長安成之野魯國之防豈效崇封刻此銘章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吾友兵部職方郎中陸君有母曰太宜人陳氏蘇之崑山人也職方有才操文學蔚然士林之望太宜人所以安其禄養榮其封命者幾二十年乃成化甲辰十二月甲子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太宜人少歸于陸與其夫惟敬處甚宜而事其姑尤以孝稱姑有子㓜病尫羸苦於鞠養太宜人為之乳哺以代其勞子多夜啼輙抱負行室中往往至達旦不寐竟長大之又以姑念其二女之病與無子也饋遺殷勤每先其意居常與家人會食

有一美味必別儲之以奉其姑姑病親嘗湯藥當暑侍之夊而不倦後數歲姑沒衆爭取所遺物獨凴尸號慟不顧以哭泣故目竟成疾蓋其孝如此其處諸婦中雅善含容若子孫有小過必責誚之不少貸也蓋自惟敬沒所以成立其子孫者其力為多性儉朴不喜華靡然特精於女事雖瀚濯之麤者人莫能及凡其賢能已嘗見於學士大夫之所紀載至是職方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母於太倉陳門塘之先塋手録其事哀服踵子

門告曰願得墓銘太宜人早喪其父宗義賴母姚氏鞠之而伯父宗訓吏讀書秉禮故幼則不失教多知古人賢孝事實其所以施於家者蓋有所受也以其子嘗任稽勲主事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子男二人長容即職方君次宏孫男四人曰儀伸偉傳女四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柴震談章次許適武勲銘曰

維養之豐而封亦崇人曰有子不覯其躬何以覯之令妻賢母況也平生亦復孝婦畀食閒居天與之壽子心

傷悲謂獨不久嗟此刻詞維以慰之

沈壽妻蔣氏墓誌銘

蔣氏名淑芳吳人蔣恒敬之長女也恒敬之先居宜興號儒官家後徙於吳至曰惟明始業賈以為生惟明生恒敬娶陳氏初得女賢而且能其父甚愛之不忍嫁也乃得壽為贅婿壽字良德御醫以潛之孫方游郡學為諸生才質偉然可望與其妻處甚宜之時其妻有一弟病久所以視其起居既勞及其弟死未幾一妹俄繼之

重悲傷哭泣而病亦作遂不可救死之日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二十六以明年三月巳亥葬於沈氏其山之先塋予妻安人與其母兄弟也聞其死哀甚適壽以書來請墓銘吾妻曰是女之為人有可書者乃序曰蔣氏年數歲時已善箴蕎稍長益婉嫕事其父母與待其父母之黨孝愛甚篤性不喜華靡凡服飾之美者多斥去之頗好佛嘗念父母之恩欲報遂蔬食數年旦則焚香誦佛書以祈壽至撫其弟妹於飲食衣服之

外尤能以善言開之宛如女師然旣與其夫處聞誦說
聖賢經傳輙了其大義始悟以佛氏為非更勸其夫益
勤學業壽感之讀書學宫每月朔望始一歸其家葢有
樂羊子之妻之風焉及病革囑其夫以數語皆非流俗
婦人所能及者壽悲其言而從之是果賢已銘曰
手足之情男子或弛於彼失之乃得之此眇然弱質不
出庭戺古不傷生我寧哭死有家于家父母所喜葬則
從夫百歲以俟喜者以悲況乃夫子託此慰之且播厥

美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故雲南左布政使華亭袁公有賢配曰安人盛氏南和縣學教諭忠之女也初公娶於張賢而早卒求繼室難之後得安人安人貌端嚴而性明惠持身肅然言動不妄姻族皆為公賀公居官廉潔自祿俸外無一金之蓄安人能以勤儉助之又能撫育張氏所遺諸子恩意甚至故公不知其妻之嘗沒而諸子亦不知其母之嘗失

也公嘗僉廣西按察司事時以蠻獠不靖日督兵於外
亦惟安人之善治家因得盡心軍旅間卒成功名超遷
至按察使其後有雲南之擢則憂其父高年留安人侍
養於家其父亦樂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未幾公卒於
道柩至安人迎哭屢至顚絶而其父明年亦亡安人率
諸子治兩喪皆合乎禮觀者稱之葢又數年而安人以
病不起實成化丁未五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有六
男二女男曰偉曰儀曰僖曰傚曰佩曰億女長適縣令

陸翰次適張天恩自傚以下與張氏女安人出也孫男若干人曰某某女若干人佩善書以鴻臚寺序班直文華殿將迎養其母俄而訃至他日欲歸治葬乃持中書舍人倪君之狀來請墓銘曰佩不及事吾母於生時而為此送死之具何如其悲也予憐而許諾安人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華亭其鄉合布政公兆其稱安人者以公初任刑部主事所受封也銘曰

以順為正德之良順而克相家必昌咄彼哲婦反其常

啜啜長舌何可當有賢安人名允臧夫子陳力孰所襄被以命服終煌煌獨不逮養子所傷何以慰之此銘章

青澗縣主墓誌銘

縣主既沒其子銘自平涼馳告於朝上若中宮聞之皆遣内臣賜祭於其第仍敕有司營葬如制於是銘復念曰吾母甚賢今且葬墓宜得銘乃來請於予予辭之其請不已則起而言曰吾母實太祖高皇帝之曾孫韓憲王之孫而襄陵莊穆王之長女母妃曰鍾氏而吾母則

夫人馮氏出也以正統間賜封號曰青澗縣主吾母幼則以孝稱祖母妃季氏得疾甚危嘗籲天刲股作糜以進竟愈之已而馮夫人疾作愈之如前日事聞諸朝特賜璽書獎諭有宗室之光之語葢吾母雖生長富貴無驕侈態凡閫以内事能以身任其勞暇則閱女史以自鑒而已與吾父儀賓府君處尤能順適其意吾父甚宜之凡餘四十年相敬如一日至待諸子不以親疎間其恩意葢言其母之賢如此是固宜銘也縣主沒以成化

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八月儀賓公繼沒乃以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合葬於平涼縣由延里之原縣主有子即銘以軍功授官服其三子鉞錡銓女三長適平涼衛千户張英餘未行孫男二曰澄郡庠生曰瀾女四人銘曰

麟趾之化及於宗族維孝斯安維敬斯睦維此克舉可考其餘子孫百世護此幽墟

毛母何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毛珵以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喪其母何氏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將葬於吴山之原以書屬其友周原已為狀請予銘往予聞珵葬其父得治壙法以是送其親死如禮所謂附於棺者無悔足矣何取於銘原已則道珵之意甚懇若不可已者乃視其狀得其母數事葢謂其勤曰珵之父叔行甫初贅於俞及婦死而歸故産已廢時何氏入門為繼室圖所以養生者悉脫簪珥貿絲畫夜治為縫縷鬻之衣食竟足謂其孝敬曰姑

范年高諸子已分爨遂遞養之何氏謀於叔行曰吾家幸麤立獨不能具盂飯專為老人奉忍使之僕僕往來乎姑安焉則益致甘旨不缺謂其和且慈曰何氏旣能養有嫉之者至出詬詈語遂曲為卑下以恱其意卒相驩然叔行有前妻之子王嘗出於外及叔行沒立召歸主喪更日以善言導之大率言其為人如此可謂賢矣何氏之先無錫人父復初為長洲陳氏贅壻始家於蘇毛世為蘇人其先皆不仕至珵以明經取科第家益振

然凡珵所以從師向學者多其母之教其父賢矣何氏
卒時年六十有二男子三人長即玉次珵次瓚女子一
人適沈椿女孫五人銘曰
莪而望望庶有壽母何以壽之其藏不朽吳山嶔嶔墓
木森森有待寵光孝子之心
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編修李君與予為同官且有同年之契也數為予
言吾母老吾居京師父吾所為不即歸者冀得科第有

官秩以慰之也今幸得而有之又例不即歸然歷三年
封典當下歸亦可以榮之也吾寧待焉居無何君之弟
仁貴以母匃書來告君啟封哭失聲明日予往弔之又
哭失聲曰吾不忍言吾情事也既而起拜曰吾母無恙
時諸凡葬具竊忍須圖惟是葬宜得銘敢以累子子視
誼不可辭則應曰諾他日君自為狀授予曰吾母林氏
莆田人也林出唐九牧葦公之後葦公之弟蘊以忠見
稱而從子攢以孝致瑞閩中謂忠孝林家曾祖棄游洋

訓導祖應龍太學生父琚隱居不仕母宋氏吾母天性賢明知書解事平居嚴重不苟言笑及歸於先訓導府君柔順有禮成内助功歸未幾遭舅孟芳先生喪家適中衰能盡斥簪珥以營葬具而大姑鄭氏年高左右承顔俾忘喪子之憂先府君後領鄉薦分教雷州於時姑宋氏年亦高遂請留養姑迫之行乃行雷州在萬里外有所得歲時遺致殷勤不以遠廢其孝類如此及先府君以母憂起復改除寧縣未行而卒還葬蕭然貧家也

吾母數收淚嚴戒諸孤曰貧吾安之矣奚足憂憂汝輩之墜家世耳嗚呼不肖所以有今日者其孰使之巳矣不可得而報矣卒以成化十年四月乙丑享年七十有四子二人即仁傑仁貴孫男一人曰某女四人卜是年某月某日葬邑太平山之原合先府君兆葢狀云然

銘曰

閩中氏族林居多維孺人出忠孝家唐諸王孫譜不磨早年委禽仍伐柯有姑孝敬家乃和有夫柔順禮匪頗

有丈夫子登高科以嚴為慈日撫摩誨言在耳去則俄

縈封未下如哀何千秋同穴山之阿子孫蟄蟄墳峩峩

朱孺人墓誌銘

朱故淮南名家也後徙於蘇遂為吳縣人有曰福賢者

生孺人笄年歸於故陳府君仲禮氏陳亦吳之名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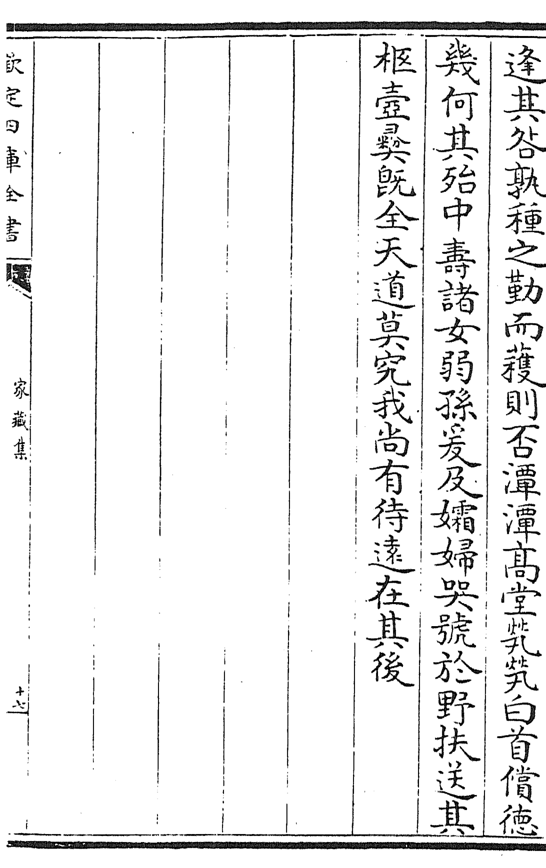
族大而產厚孺人入門能處其上下而未嘗營私卒能

使府君兄弟老而歡然府君家濵大河嘗天雨雪見挽

官舟者涷餓不能前輒作糜盎中徧食其人鄰有客死

者人莫之視為具棺斂之而歸其喪事多此類府君旣
沒生子綸好義益甚綽有父風寛嘗誌其墓所謂活產
婦水濱者也仍世積德吳下稱之然里之人則曰陳氏
父子之為義孺人與有力者孺人為人仁恕恭勤和其
親戚惠其婢僕至如烹調縫紉之事皆可為女婦師然
此不必論獨所以贊其夫導其子者心則厚矣宜若得
厚報數年前一月夭其孫男女七人明年而府君沒又
四年而亾其長子又四年而仲子死焉孺人連哭數喪

悲痛無聊又四年是為成化十年二月十五日亦卒於
疾矣年七十有二子男二長即綸娶葉氏仲曰紀娶江
氏女三長適吳恭次適蔣禮次適翰林修撰吳寛孫男
二曰鏊曰埅女六適袁綸沈綱唐禺湯璋其二尚幼以
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葬於吳縣至德鄉金山之原祔其
夫之兆夫孺人之德禮肅仁裕類苗夫人惜無壻如韓
退之者銘其墓而傳之銘曰
陳氏之德世繼其厚有贊有導有賢婦母孰惠其迪而



逢其咎孰種之勤而穫則否潭潭高堂煢煢白首償德
幾何其殆中壽諸女弱孫爰及孀婦哭號於野扶送其
柩壺彛既全天道莫究我尚有待遠在其後

家藏集卷六十七

家藏集卷六十八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十三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太宜人董氏太原人為故太醫院判錢公伯常之妻今御醫鈍之母也錢世家江都後徙晉陵以小兒醫名院判少侍其大父晉府良醫宗道居太原而太宜人之父亦為府中典仗故娶之後良醫卒其子良玉挈院判南

還占籍長洲未及立家復以醫薦入太醫院而留其配於吳當是時太宜人為冢婦勤苦特甚凡可以奉其姑者必極力致之於是院判益妙於醫病家日迎之去家事悉委太宜人以治又其弟三人漸長凡一門衣服飲食率取給焉亦惟其平日不妄費一物家竟立中歲從院判仕於京師内助之力益多年且高其子鈺繼仕復從之榮養已至然每教子婦必舉少時勤苦事為言不能忘也鈺初仕為院使得以其官贈其父太宜人因亦

受封焉命下半載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鈍將歸葬持其友周行人秉臣之狀泣拜請銘予交御醫父子間知太宜人之賢甚熟蓋其嚴毅端莊而儉朴者皆可稱道是固可銘也子男四曰鋐鈍鑄銘女二適馮釗張經並先卒孫男七女八其生永樂十年九月十二日其卒弘治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於吳縣雅宜山之原合院判兆銘曰

逶逶晉墟昔産於是從家吳中從我夫子家之克立獨

任勞事終老京師貴不驕侈子孫繁昌南北嶷嶷厚養高封尚以醫仕榮則已多亦多壽祉合葬邱原夫子是誒百世之餘其謹以視

彭母劉氏墓誌銘

彭世吳人以貲雄里中有曰至朴者葢以謹敏承家家故久而不替而至朴亦惟有其配劉氏以勤儉助之耳劉氏諱素能為仲顯之女母曰項氏為人凝重涉知古女婦事既歸至朴其舅姑春秋已高左右奉養得其歡

心舅姑以得賢婦私相慶幸乃悉以家政委之治劉氏恒謙抑不敢先諸婦久之然亦無出怨言者教諸子必以禮義仲昉為吳庠生程其學業更以女工率之使勤下至僮奴輩待之亦多恩意嘗有竊其金首飾者後雖知其人卒隱而不言其寬厚如此家嘗值火至朴囊重貲投井中他日使人下取之弗得頗不樂劉氏慰解之曰財固不可以非其道而得至非其道而失亦付之數而已至朴為之釋然其明達又如此至朴既卒又明年

為弘治庚戌閏九月十四日亦以疾不起以明年其月其日合至朴葬於長洲縣習義鄉先塋子男三曰時娶徐氏曰昉娶胡氏曰暐聘邱氏女一適陳鳳孫男一將葬諸子相向泣曰吾母之賢人孰知之亦惟圖所以銘其墓者耳於是昉請其師鄉貢進士陸君為狀託吾姪奕以書來索銘予重其孝不忍違也銘曰

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孰謂其家而繫其人閨門之傷其人不存書所存者慰其子孫

崔母墓誌銘

吳江崔澂以太學生居母喪於家哀而盡禮將葬以顧得銘文請於其父其父文友賢士也曰婦人法不得特銘然如爾孝私情何會其邑汝太守行敏上京師授以狀來即予求予嘗聞崔氏有年少好學喜從士大夫游者葢澂也已而其所從游士大夫多以書至稱澂之母賢而澂甚孝宜有銘以慰之乃按鄉貢進士汝其通狀為著崔母墓誌銘而序之曰崔母姓黃氏其先為閩人宋

祥符間有諱應龍者仕於吳而家焉後徙湖之烏程曰棲梧黄氏者因其里名也其後曰衍以好文雅著名郡中又後三世曰儼兄弟五人伯俊國初仕為廣東叅政其季份嘗入史館出為嶧縣教諭而儼亦兩被召却竟以隱終儼生瓛瓛生蘭俱不仕黄既為衣冠家而崔之先曰刑部主事齡與俊官同朝及份更占籍吳江適與崔比近故蘭以女歸文友而生澂其諱其少有淑德誇於族人及為婦事舅姑孝敬備至每得珍味必先獻於

堂上而後食家業素厚數勸文友散所積以周貧乏文
友從其言多成義事其教澂必守禮法謹交游而尤以
儉樸為言見服飾稍華輙令去之澂用其訓亦成賢名
故自入崔之門誇之者如其族人及其卒也内外皆曰
何賢者之不壽也其卒以弘治五年九月四日得年四
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其邑某鄉子二人
長即澂次清先卒孫二人曰俊卿偉卿銘曰
黃在吳江舊稱名門少擇所歸于崔來嬪淑德何多止

於中身儈祚既延生子長孫子也悲傷忍死其親何足慰之託此銘文

顧惟誠妻吳孺人墓誌銘

崑山顧惟誠卜葬其妻吳孺人有日矣以其孫濳赴試禮部俾奉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之狀來乞銘而大理寺副夏君克聲且為之請曰此叙州守惟譙女兄也其賢宜知之乃視其狀曰顧與吳皆邑中名家其先禮部主事凱娶安人沈氏實生孺人少處閨闥貞淑端重夫婦

並愛之為字曰馨禮部公蚤喪其父公式方仕京師母太安人陳氏老不能就養留其配侍奉於家而俾孺人助之乃擇贅壻得惟誠而凡家事亦以屬焉孺人為人既孝其母不勞其祖母安且樂不知其子之去家也至奉舅姑時節往省或遣人致甘旨不絶其舅姑安且樂亦若其子之家居者禮部公晚得三子孺人保愛以長不以異母弟間其恩意於是其祖母若父母相繼而沒及見仲弟惟議且取科第為顯官始從惟誠歸養舅姑

孝謹益至惟誠嘗與鄉里諸耆碩月必為會以詩酒相娛樂孺人共具豐腆雖老不弛自少知書見子孫勤於學業者輒喜一日令幼者背誦大學或一字遺脱猶知之及喜諸小說凡載孝義事者曰惟其言俚世俗可勸也益雖病亦不廢云以弘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卒享年七十五子男三式貢士左義官仝邑學生孫男四培直潛澡培直亦邑學生潛鄉貢進士女五長嫁邑學生沈信次許嫁杜禎次許嫁夏景洪其二俱幼曾孫男一文

徵女四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吳東髙門倚崑阜順正無違善為婦良人相視同白首
造家以㦤期可久子孫振振信非偶亦有成名起文藪
不鑿斯坎中能受我銘其藏石不朽

顧孺人墓誌銘

同邑朱尭民隱居葑門讀書好古然素禀孱弱未嘗逺
游一旦扁舟上京師行三千餘里見予予曰天暑甚君
何為至此則顰蹙曰凱荅有不得已之故耳惟凱幼多

病六歲幾死賴吾祖母顧孺人日夜抱持含藥飲之始有生意以撫以教得至於今日今吾祖母不幸見棄而吾祖父及吾父皆已即世凱於諸孫為長法當承重服不宜去几筵為不孝事然莫有日必得一言銘墓非躬請不可蓋凱自顧無可報吾祖母者亦惟致其力於奔走勞苦之間而不忍自安耳幸念之於是出其所為狀而周紀善希正實為之填諱者予與堯民别久接之驚喜而又感其孝不可無言以慰也乃序而銘之孺人諱

蘭字似蘭姓顧氏為諱思賢者之女其母范氏生而貞淑父母不忍出嫁得里人朱某為贅壻某字某後稱怡晚翁是也翁少有志期自立產業孺人能以勤苦佐之及翁卒能教其一子子復卒再鞠其三孫皆至成立凡三十年於此而產業不墜終其力也子曰賔孫長即凱次文次稷曾孫五其既老病風痿臥於牀者六年其婦欽氏率諸孫婦奉侍甚謹竟不起其生永樂甲午十一月六日卒於弘治壬子十二月三十日以明年九月三十日

葬於長洲縣子字圩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歲之將新昌不少延為八十年亦既多壽不稱其賢人
尚有言惟完其家內事可專孫曾滿前哀哀鞠我匪獨
母然謹送於阡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宜人徐氏為封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希潤
之配而南京國子監祭酒傑之母也當成化初以其子
任翰林編修獲封孺人後十八年其子擢侍讀學士始

進今封盍又五年爲弘治壬子八月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五及是其子趍赴闕下以母喪奏乞守制天子念其爲舊學之臣特越常制賜其母祭葬事下有司奉詔惟謹乃擇明年九月甲子葬於常熟虞山之陰而以銘墓之文託之予予嘗歎宜人自中歲受封與其夫白首同堂安受禄養及兹壽終復被恩典人間之福嚮用畧備爲之子者亦可以無憾矣尚何假於銘文哉豈宜人平生必此而後著乎乃據其邑人監察御史賈君之狀

書之徐為常熟大族在元以貲産甲邑中人稱徐半州宜人為繼宗之女母曰季氏繼宗寛厚長者讀書守禮有故家儀範於諸子女中獨竒愛宜人始歸於李葢李族亦大而學士公尤賢也當是時宜人處尊卑間上承旁接皆盡其道人已謂其能婦及為主母總内事學士公益得自逸其閨閫防範必嚴密賔祭供用必周至親戚往來之禮必厚嫡庶撫育之恩必均人又謂其能母也既貴尤不自侈大衣服惟布素雖老絲枲未嘗去手

其勤儉蓋天性然故卒之日内外親族哭之皆盡哀所以道其賢者不絶云子男三人長即傑娶章氏封宜人次值娶陳氏次儆娶吕氏女四謝山吴洵趙炘吴舜臣其壻也其季與女皆庶出孫男五人如達愛祖敬祖應鳳應鸞女六銘曰

海虞城北峩髙門自我莽年始來嬪五十餘禩長子孫至老相敬婦道存子也抗顔師道尊中堂禄養毋釜陳始終榮耀蒙天恩歸於斯丘刻斯文内行幽閟揚其芬

姪婦朱氏壙誌

朱氏蘇之吳縣人吾姪奕之婦也生成化六年正月初九日後十八年而嫁嫁三年而卒卒時為弘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葬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吳縣五都花園山之下朱氏少為其父以慎母鄧氏所鍾愛及嫁其舅拙脩翁與其姑沈氏皆沒而事奕所生母顧氏無違禮性和厚奕與之處甚宜予在京師知其賢喜之及聞其病而死惜之其葬也書其畧以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宜人陳氏世為蘇之吳縣人父曰謹以厚德稱鄉里母朱氏正統丙辰十一月十日生宜人年二十一嫁予游太學官翰林南北所至宜人皆從弘治戊申得疾疾少止復作竟以庚戌二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寓舍會予有史事先返柩于家冀他日乞歸躬視葬地今歲癸丑疏上于朝俄有吏部之擢願弗克遂乃擇其年十二月十二日權葬於吳縣五都太平鄉先塋之左宜人事先諭

德府君孝敬嘗有男女數人男長者曰康壽女曰順正皆夭死後為予圖嗣續得二男曰奭曰奐宜人撫之皆如已出而待其母陳氏尤厚若其明惠之資端重之行至傳聞士大夫間予未暇述也予初為修撰獲封安人及為諭德始進今封宜人每感恩以為過而勸予曰仕可止矣予未能從其言即歸於是乎有愧吏部右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吳寬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墓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景泰初寛母張宜人不幸見棄先諭德府君求繼室得太宜人當是時閫內外事府君已悉付子婦太宜人得以自安凝然終日而已平居撫子孫以慈待姻戚以和沉靜重厚寡笑與言惟父母早世自歸府君歷四十餘年未當一省其族及年益高身益健俄而疾作遂不可救嗚呼痛哉生于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于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五子男曰宗曰寛曰宣宗宣皆先卒曰宇亦夭

女四字與女適王節者出太宜人孫男曰奎曰龠曰奕曰葩曰奐女二曾孫男曰健曰倖曰某女三太宜人初以寬為翰林修撰蒙恩封安人及寬進春坊諭德府君亦已見棄乃加太宜人之封榮顯雖至而侍養則違寬竊以為恨前歲上疏乞歸省會誤擢吏部不果詎意今日遂至大故恨當何如耶於是天子念青宮舊學以寬有講讀之勞特命有司諭祭并造塋域以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葬于吳縣五都南橫山之西合府君

兆寬忍哀畧識歲月納諸壙中亦惟叙恩典之盛以示子孫圖報焉爾

虞母郁宜人墓誌銘

宜人郁氏為封兵部車駕司主事虞君震之母曰宜人者則以車駕之父侍郎府君甞任通政司參議所受封號也宜人壽八十以成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葬于邑之金潼合府君之兆後二十年車駕以葬未有銘為恨俾其子臣來請而自為之

狀曰虞與鄔俱崑山人宜人之父長卿與虞之先在國初俱以富民徙實南京兩家以鄉里故相往來府君初分教金華知其賢娶之乃奉其母顧宜人以行而宜人之母陳氏老而無依亦從宜人孝養備至既而府君丁母憂還崑山僦屋以居猶寒士也宜人安之晝夜紡織方為衣食計及府君服闋初選為禮科給事中再擢參議禄俸稍厚然宜人自奉不異為教官時子女之生不求乳母必親乳之曰飢人之子吾不忍也震有妹早喪

育其孤女于家為擇良族嫁之震之妻周宜人勤於女事必指以教其女而教震尤嚴切切焉以勿墜儒業為訓及府君以兵部右侍郎而卒扶柩歸葬空囊蕭然尚無田廬宜人安之復如為教官時葢宜人持身有淑慎之德無妬忌之心處家有勤儉之功無邪妄之見其賢不能盡書也子男三長即震次謙次鼎女二長適錦衣衛百户張敬次適陝西按察司僉事陳詠孫男四長即臣登進士第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次民次煒次秀女七

人曾孫男五人玄孫男一人虞相傳出宋雍公允文後本蜀人宜人嘗謂震曰汝父聞族人有居吳江者宜訪之以成其志至則果得五世祖元統間親書復田公牘適與譜合於是虞之家世始知所出葢宜人之力也府君諱祥字仲禎歷事先朝為時賢臣宜人實克配之予不及見侍郎公而與其孫郎中相好知其居官所以不媿其先者葢有所自也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身有其貴家無所資能安其常於夫則宜墓木拱矣刻

石有詞既暴賢德亦慰孝思再世復顯慈訓是遺凡今
之婦盡觀于玆

故四川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吳中仕宦家自國朝来以陳氏為冠蓋僖敏公功在西
土為時名臣其後繼登甲科世列憲職又有若公季弟
之子四川僉事曰僎字汝巽者孺人則其配也其諱妙
清姓周氏出崑山名家為鄭府長史瑔之女母曰夏宜
人長史公嘗為監察御史有名中朝治家整肅孺人資

秀慧且得家教既笄而嫁處貴族受榮封絶無矜侈態
其舅故封監察御史有成與其姑顧孺人皆賢之僉事
君初在南京或巡行于外孺人輙閉户獨處雖三尺童
子不許踰閾及從至蜀中適寇難方熾僉事君數出備
禦孺人所以居家者益謹一日僉事没挈攜諸孤遠道
歸葬念舅姑皆高年左右承順能慰釋其意教其子汻
業儒汻竟登鄉舉初僉事君未有子以兄汝韶之子浙
為子後孺人得汻諸妾更生二子沆涇孺人待之皆與

已子等可謂賢矣汴以其母老恐違侍養屢不應春選孺人年七十五卒之日弘治八年二月某日也明年正月某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子男四浙娶錢氏汴娶楊氏沆娶顧氏涇早卒女二長適鄉貢進士朱木次適吳恪孫男四東同宷林女三適劉燦夏卿其一尚幼諸子將治葬奉監察御史夏公狀來請銘葢夏公與孺人為中表兄弟知其賢甚深而予與陳氏同里居有世契亦竊知之故不復辭為之銘曰

少則有家同享其貴匪貴之享縫冪中饋憲臺凜凜一
道肅然何以相之有婦之賢載耀高門褎然而秀何以
教之亦有賢母從子而養從夫而藏吳山鬱鬱蔭此幽
堂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王故閩人為唐水部郎中輔之之後在宋多顯者後徙
吳中曰著作郎蘋河南程氏弟子也尤以道學聞子孫
以儒業相傳國初有仲光處士兼通醫術又三世曰時

勉醫名益著娶嚴氏生安人為季女名珍字秀珍少歸名族為工部員外郎張瑋嘉玉之配而為贈工部主事静源之婦南京國子監助教鋼之孫婦也嘉玉幼則好學既長登進士第居官清約以考最獲封其妻至是安人以疾卒于京師年止四十適嘉玉以公事之便載其柩還葬率其子來請銘曰少婦之亡不足以勞長者惟瑋幸嘗游門下而亡者有足銘亦欲慰其子之哀耳乃出安人之兄太學生惟安所為狀以拜狀曰吾妹婉和柔

懿自能言宗黨稱呼不誤而與同輩相嬉戲未始有爭年六歲吾母教以女工及授以女誡諸書即通解稍長卒之祭奠饋食若浣濯諸事即能服勞尤能以禮自持居一室人未嘗識其面也其賢如此此吾之所知者及為婦婦道益修嘉玉得盡力于學姑大安人陳氏常有疾以安人為冢婦委以家事治之甚習而事其姑凡湯藥食飲必親奉盖不以事廢其待族親甚厚及教其子則嚴未嘗縱之使惰也此又嘉玉之所稱者今則不可

見矣故聞其卒內外親族哭之皆哀足以知其為人矣其生正統乙亥三月八日卒以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五日以又明年丙辰七月十六日葬于吳縣竒禾山善人橋先塋之次有子二人伯曰希范聘顧氏為湖廣按察司副使源之女仲曰希程銘曰

惟出與歸其冑實華內德克舉無忝其家既興其榮而奪其壽家人是傷其獲亦厚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吳城東有甫橋橋之北有張氏居之世積善濟以勤生家致殷厚至景春在里中尤稱善士而勤生如先世能益振其家景春固賢其配胡氏更以賢濟之此家所以益振者胡氏諱素安性端簡凝重資尤明慧景春父子多游京師服賈闠内事惟胡氏是頼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剤量親戚慶弔之往来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然也其治家更身率以儉不好華侈至于里巷女媪所信邪妄不經之事尤不能惑也故人皆稱景

春有賢婦素無疾俄疾作遂卒其生正統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張與胡皆長洲人胡氏之父曰德清母曰袁氏當胡氏居室時已能行孝及歸于張姑以年高在堂奉事與母同姑卒哭必盡哀人益稱其孝云有男子二人長曰雍娶梁氏次曰準娶李氏女子二人長適吳爚次適劉柷孫男六人曰溥濂瀚滂濤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將葬得地于吳縣十二都白華山之原卜卒之又明年二月三

日葬焉於是準來道其父兄之意求予爲銘蓋𡿨予兄之子也惟以姻婕故特知胡氏之賢故銘之銘曰

詩詠宜家于茲可信豈人之宜而家亦振女婦之德實繫於家閫内之事今何賴邪顧而不見泣然歎嗟尚閟於茲壤地不汙

戴母莊氏墓誌銘

長洲戴冠有母病走百里外求醫治之疾痼不可治其母竟卒冠自咎爲不知醫藥或妄投痛哭不已將葬則

洛其父文昱甫顧其墓銘庶以自慰者乃來請於予而自為之狀曰吾母莊氏也諱妙清父曰思恭嘗長鄉賦以庇其民破産而家遂落娶卜氏生吾母在諸女中最幼然不妄嬉笑日環坐而緝坐必下起必先麻枲輒先滿筐更精好可織葢其用心之專也歲理蠶事蠶未眠而桑或不給食對之甚悲家人曰何重利至是應曰吾不忍蠉蠉而死豈為利哉葢其存心之仁也此皆吾母幼時事既笄而歸吾父已四十年勤儉慈順如一日吾

父甚宜之平生食不邪味工不奇巧畏聽惡言與惡事非特有娠時然事姑孝夜寒必再起問衣衾厚薄姑之舊衣垢以嘗得手自浣濯為幸雖嘗茹素禮佛然不肯以一錢施浮屠氏至親戚及隣里女婦之貧者則隨所有週給之不吝冠家市中幼獨喜習儒業親戚咸曰業儒固善然猝不得成名不若業賈可朝夕養生母聞而謂冠曰即不成名亦不失為士人其必事此他日吾食貧無悔也吾父亦然之冠故卒業儒既而入鄉學為弟

子雖屢蹭場屋而吾母怡然自若也此其為人大畧如此吾母之卒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冠娶夏氏次冕娶韋氏孫男三人恩愚憲女一曰貞德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何山之原冠不肖既壯未仕未能顯榮吾親甚愧恨也茲敢以狀上惟憐而畀之銘幸甚葢其狀云然寬屬以憂制歸自京師則聞有戴冠者好學而文願一見之乃今以銘文見托所以叙述其母者讀之可悲因知其篤於孝

非世所謂文士比也乃按其言而叙為之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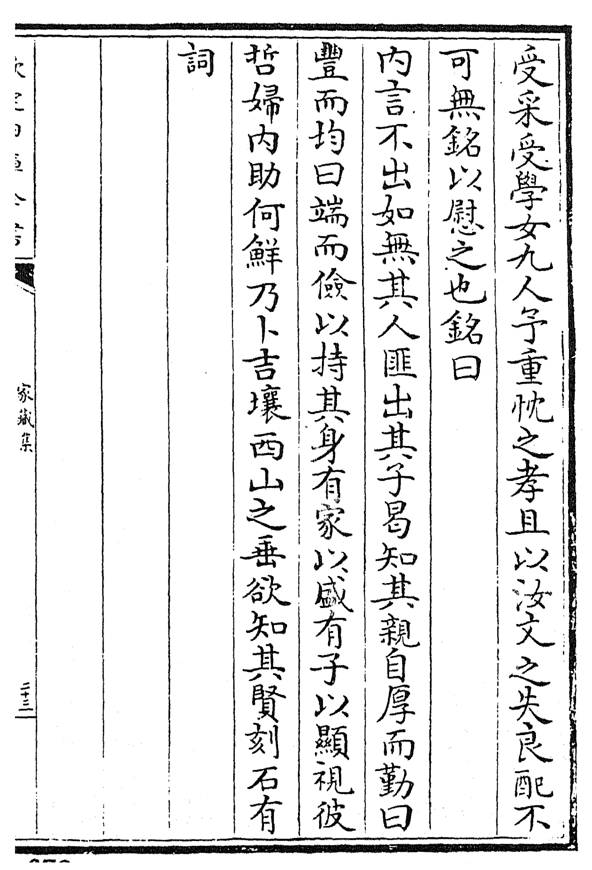
溪流洋洋母氏在堂有過於庭儒其衣裳紛紛小夫日中為市孰從而儒惟母之使母之云亡子也其悲藹然其文凜然其德葬也有銘何加於詞爰刻之石惟慰其悲

郭母徐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郭君忱待試禮部聞其母徐氏喪疾馳還家慟哭曰吾生不及仕以榮吾母今而吾母將葬何以盡

吾心乎則告其父曰惟葬地之當擇也乃行西山衝冒
跋履無所不至凡數月始得於至德鄉博士塢之原則
又告其父曰葬旣得地矣吾母之賢不當有銘乎乃自
為狀來請於予至於數四而不已徐氏諱靜端世家長
洲為嘉定縣醫學訓科惟德之女及嫁郭氏為承事郎
汝文之妻郭大家也其舅宜軒府君偉然族人之望生
汝文克肖為其婦實難徐氏入門事宜軒與其姑成氏
皆得其意及舅姑下世相汝文治喪則歛葬必厚治家

則耕織必勤以至祖先之享祀親戚之餽遺必豐子女之婚嫁婢僕之衣食必均若其舉止之必端用度之必儉則持其身又無不至者汝文甚宜之比歲疾作重以愛女及殤孫之慼悲痛之餘遂不可救享年五十有七其生正統己未八月六日卒以弘治乙卯十一月一日以卒之又明年二月四日葬焉子男三長即忱娶雲南按察使張公汝振女次悅娶無錫鄒氏次懌娶同邑蔣氏女一適監察御史陸完贈孺人孫男四人受福受益





受采受學女九人予重忱之孝且以汝文之失良配不可無銘以慰之也銘曰

內言不出如無其人匪出其子曷知其親自厚而勤曰豐而均曰端而儉以持其身有家以咸有子以顯視彼哲婦內助何鮮乃卜吉壤西山之垂欲知其賢刻石有詞

家藏集卷六十八